

葉 黃

書評書目創刊迄今，甚少談及有關國學書籍的評論或出版，前者由於大部份的國學書籍都是屬於古人的作品，其優劣似已蓋棺論定，無庸贅言。後者則由於臺灣出版界有專營國學書籍的幾家書局，在做着有計劃的出版。故討論此問題者較少。

目前在臺灣書市場上推出來的書籍，大多是循着兩項出版方針發行的，一是近代人的著作；這些作品包括中西創作中的小說，散文，詩，傳記，以及學術思想名著等的刊行，我們名之曰中西學術作品。一是影印我國古籍。中國典籍浩瀚如煙海，四庫存書數量龐雜，故影印者衆；各種版本國學書籍

書林閒話

談幾本國學書籍的翻印

充斥市面。除了對幾家有精密出版計劃的書局，我們抱着相當的信心，相信他們所出版的書籍，是經由專家學者選出校訂精良，版本優異的書之外，其他某些純屬以營利爲目的，不講究圖書版本及校讎優劣的書商，站在知識份子的立場，都有加以譴責的必要。本文所要探討的，就是針對最近市面上所翻印的幾本「熱門的國學書籍」。在還沒談及主題之前，還有一點頗值商榷的，就是有些書商翻印國學書籍，都是抱着

不必付稿費和版稅的投機心理，同時冒着盜印的危險，拿別的書局已刊行之書，加以影印或排印。本來國學書籍的出版，在臺灣已經構成了極大的問題；譬如說同樣一本書，像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只要所送版本不一樣，可以同時有幾家書局登記註冊出版。就因為這種問題，才使得一些不學無術之徒，魚目混珠，翻印出拙劣的書籍，戕害讀者。

既然前面我們提到了「人間詞話」，現在就從這本書開始談吧！筆者有次想要寫一篇關於「人間詞話」的文章，巡梭於書城之際，赫然發現市面上有多種不同書局出版的「人間詞話」，除掉臺灣中華書局刊行的英譯本「人間詞話」外，尚有八家「不同」的版本，經抽空一一翻閱後，發現其中只有二種版本，這意思就是說有五家以上的出版社，只是拿別家現成的書加以翻印而已。案王國維先生的「人間詞話」一書，目前通行的版本之中，當以開

明書局民國二十九年印行的爲最早且是最善者。開明三卷本「人間詞話」，爲徐調孚氏於民國二十八年以王忠要公全集二卷本爲依據，將王氏原刊於國粹學報的六十三則詞論（上卷），及其弟子趙萬里所輯四十三則詞論（下卷），重新校正，並爲之作註，復就王氏「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諸跋，「清真先生遺事」及「觀堂集林」中節錄有關品藻之辭十六則，並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及三十三年丁未題山陰樊志厚所撰人間詞之稿跋，附諸書末，以爲補遺一卷合爲三卷，於民國二十九年刊行。民國三十五年，上海東南日報文史周刊載劉永潛氏「論人間詞話及其注釋本」一文，嘗指出徐氏漏訂及誤注者五處，徐氏於再版時亦據爲補益，故今之三卷本堪稱爲行世版本中完備者（註）。

其他通行的版本中，如樂天，正生，北一，國泰諸出版社均以開明本爲據，再加上一些王氏刪棄的詞論，畫蛇添足一番的以「新校本」的姿態出現，這就是書商要的噱頭，其實那些原來的校注，還不是出諸徐調孚氏之手。其他像廣文書局的「詞話叢編」本，育民出版社的「王國維先生三種本」及大方出版社印行「人間詞話」本是依據王忠愍公全集的石印本加

以翻印的，這些兩卷本皆是謬誤甚多且殘缺不全者，像這種書，仍然有人翻印，實在令人無法想像。

再談一本有關詞學的書，朱孝臧輯，唐圭璋箋的「宋詞三百首箋」，這本書目前通行的共有廣文，學生、中華、北一、國泰五個書局翻印，就中以廣文書局印行最早（民國四十九年），廣文翻印此書時，未做斷句及標點符號，只將原書影印，該書出版較早，缺點在所難免，為補救計，廣文特以低廉的價格出售。後中華、學生、國泰三書局，加以標點，斷句冠上「箋注本」，儼然以新的版本刊行，其實那些箋，仍然是唐圭璋氏的箋，只不過是書加上了斷句，標點後，便於一般讀者閱讀罷了。當然這三家書局出版同樣的一本書，不免令人想起其中必然有兩個書局是坐享其成的，只要讀者對於三家書局出版的日期稍加注意的話，必然會心裏有數的。最要不得的，就是北一出版社的「宋詞三百

首箋」，如果不看封面的話，還以為是廣文書局出版的，這可以說是翻印技巧中最劣等的。

有一個時期，臺北的三家書局的出版書目中，竟然同樣列着日本學者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最奇怪的一點就是價格好像是事先談妥一般的不二價，讓人一目瞭然的就是書局之間正在鉤心鬭角的降低成本，來一場殊死鬭。本來藝文印書館的「史記會注考證」是分裝十巨冊，售價方面偏高了些，可是禁不住宏業與樂天書局以廉價為號召的打擊，於是不惜背水一戰，結果造成了無聯營之名，而有聯銷之實，強迫讀者（也可以說是造福讀者）必得向三家之一購買此書，如果讀者有意買這本書的話。再翻閱三書，幾乎大同小異，其中尤其以宏業與樂天兩書局印行之「史記會注考證」，無論是版式、紙張、頁數，給人一種學生的感覺，這就是我們出版界所能够做的，在三者沒有什麼差異之處時，憑良心說，還是以藝文印書館印行的，攜帶來得方便且便於閱讀。

翻印大部頭的書，對於某些以營利為目的的書商而言，仍然非要有大氣魄不可，因此像叢書，或是洋洋數十冊的巨著，對於前面所言的書商，是比較沒有胃

口的。可是有一部書却是例外，那就是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這本上迄戰國，下終五代的斷代巨著，在目前却成了以翻印爲業的書商底熱門書，目前較爲通行的有文化，文光，宏業，世界四種版本，如果要算年資的話，當然以楊家駱教授主編

學術名著時出版的世界書局的「資治通鑑注」來得最久。原來這本書在當時售價是頗高的，可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宏業書局推出一套大約只有世界書局二分之一價錢的「資治通鑑注」時，才驚醒世界書局的好夢，遂忍痛也以同樣價格和宏業打起擂台，依據目前情況看來，世界書局的「司馬光」似乎略佔上風。如就書的樣式看來，兩本書仍然像是雙胞胎，當然宏業書局可以堂皇的舉出理由說：「這是胡三省的注，不是任何書局的專利」，因此，這本書的出版也應該算是合法的了。另外兩個書局出版的資治通鑑，他們打的旗號是以減輕讀者負擔爲號召的縮印上下冊，就好

像書局本身所想像的，在價錢方面是減少了許多，可是那種密密麻麻的字，令人望而却步，看多了那種字，也許得賠上自己的眼睛，這種無形的損失，豈是金錢所能彌補得了的。

最後談談一本頗爲重要的工具書，那就是四川提督張之洞及范希曾補正的「書目答問補正」，這本書可以說是近百年來，研讀中國古籍者，所奉爲鈐鍵的「本書，即是藏書者或買人之流，亦人手一編，其流行之廣，在前此目錄書中，像「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厥爲後來居上之作。照道理講，這本書在目前書市場中，應極易購得，然據筆者所知，目前只有藝文印書館和新興書局二本較爲通行。藝文本「書目答問補正」，是採取袖珍巾箱本式的刊行，字小而行密，藝文印書館雖請人參校「貴陽本」，糾出誤謬者多處，然校訂者墨跡草草，再加上印刷不良，因此校訂之處，多模糊不清，令人有功虧一簣之嘆。至於新興本「書目答問補正」，對於該書誤謬之處，均未加以更正，且連續再版多次，令人不解的是新興書局的版本是向某教授借其家藏本影印的（見頁首），而某教授竟然對那些謬誤之

選說小篇短年二十六

編燕柏林

32開本，三二六頁，特價50元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直接函購一般讀者九折，書評書目雜誌訂戶八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年度小說選編選緒言

李喬：孟婆湯

舒暢：○

王默人：盯着天花板上的壁虎

朱西甯：我與將軍

孟瑤：白日

許家石：一九七二年的冬天

黃春明：莎啞娜啦，再見

王鼎鈞：小鎮逸聞

黃菊：阿貴

司徒門：金樹坐在灶坑前

江彤晞：彩虹的變貌

倪亭：青衫淚

陳冷：風在那裏

張系國：香蕉船

林柏燕：「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後記

處，亦置之不理。最妙的是，新興書局在六十一年以後出版的「書目答問補正」做了一次的「再補正」，可惜的是，其所補的，都只限於該書局出版的書而已。當初張氏與繆荃孫氏擬編此書時，在其「書目答問略例」中有其選書標準，新興書局的「再補正」，顯然的破壞了原書的體例，若張氏地下有知，當慨嘆人心不古也。

以上所談，只是舉幾本代表性的國學書籍而已，雖無書評之名，然也算盡到讀書人對於我國出版界的一份關心了。

註：見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八號或中華書局湘鄉王熙元著「歷代詞話鈔錄」一書，「民國詞話鈔錄」部份。